

有一种灯火永不熄灭

陈镜光

两首诗,伴随了我童年少年的成长时光。后来老家房子被改造,我又基本在县城工作生活,偶然一次回想起来才发现那幅画已不知所踪。现在很是遗憾那时没有相机,没能把当时老家的角角落落拍下来作为留念。

父亲生前总跟我讲,人要有志向,要有精神,要保持积极向上状态,切忌一遇到挫折就萎靡不振、牢骚满腹。现在回想起来,无论他一天多劳累或遇有什么困难,只要一家人聚在饭桌上,那些都抛开一边,乐呵呵地谈天说地,别有一番怡然自得的小幸福。每当我放假回去,他总叫我去干农活,常说“世界上一切坏事都是从劳动开始的,人一定不要懒”。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尽管家里遭遇过一些坎坷及不如意,但总体能逆势向好。我想这些与父亲给予这

个家庭正能量的气场是分不开的。记得有学者讲:人只要坚持正念正向正行,就会变得更好。《论语》亦有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或许都有这个道理吧。

这两天,我前所未有连续梦见了父亲,梦中他跟我交流了一些人生回望,也两次被这样的梦突然惊醒,醒来后很是黯然神伤,梦中话语犹萦于耳,久久不能释怀,或许这是冥冥中皆有无尽的牵挂。很多时候又总觉得父亲像是一直在我身边,每当有所疲惫或懈怠,就不由地记起他曾经对我的言传身教,那些朴实有力的话语温暖如昨,更像一盏盏灯火,燃在心头永不熄灭,也许这就是在天堂的父亲始终给予我前行力量吧。



往事悠悠润心田

高亚

8月,利用学生放暑假的机会回了一趟老家。虽然天气闷热让人烦躁,但和老同学、老朋友欢聚时追忆起的件件往事却如习秋风,令人神清气爽。

一

老同事欢聚,扯不完的工作情景中,涌现无数精彩画面。我和原六垛乡的几位领导班子久别重逢,大家兴致勃勃、畅所欲言,好像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六垛乡位于射阳县最北边,位置偏僻,经济滞后,是全县有名的“老大难”乡。当时乡里的工作有四怕:一怕“两上交”(农业税和杂支费)、二怕“肚子高”(计划生育)、三怕“挖大锹”(上河工)、四怕“火来烧”(殡葬改革)。每项工作不但耗时、花钱,而且劳神、费力。单“两上交”一项工作,就要占到全年工作量的三分之一。

两上交就是种地的农民要向县、乡政府上交农业税,上交修路、挖河、村组干部工作报酬等杂支费。两上交一般在夏秋庄稼收获时开始征收。乡里抽调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成立两上交征收工作组进驻各村,开展限时、限额的征收工作。农户主动到村部结清两上交的,有一定比例的奖励;在规定时间内不交两上交的,乡村工作组逐一登门收取,每到一户是一趟人、一辆拖拉机、一杆秤、一个计算器。村民小组长和农户面对面算清应交的数额后,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用大麦、小麦折算抵账。对个别农户以村组干部河杂工费收支不明为借口,拒不上交的,村里列为“钉子户”,安排专人做工作,扳钉子,直到解决问题。

二

两上交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当时乡村干部的心声。现如今,农民不但没有了两上交,种一亩地国家还补贴农民几百元钱,乡村干部不再收农民钱,而是给农民发钱,干部省心、农民开心。

二

老同学欢聚,叙不尽的趣闻轶事,又将大家拽回五彩斑斓的校园生活。我的高中生活是在二十世纪七十

我也做过播音员

查正军

每当单位开会轮到我发言,或让我做业务讲座时,我都会用普通话交流互动,解决了单位不少“外地人”听本地方言难懂的问题。不少老同志都有些纳闷:一个年过半百的本地老同志,普通话说得这么好,真是难得。每每听到这些议论我就会自豪地说,“我也做过播音员”。要说做过播音员,得从三十多年前的乡镇广播放大站办办节目说起。

1987年春节刚过,县广播站编辑部的路主任受站领导的委托来到镇政府,传达上级广播部门关于创办乡镇广播自办节目的文件精神,并要求选配一名专职播音人员。这件事很快被提到镇党委的议事日程,镇党委明确刘秘书为镇广播自办节目的主编兼审稿,我为常务编辑兼播音员,还专门以文件形式下发“关于创办广播自办节目的通知”,当时我是镇里的专职通讯员,除了要做好新闻报道与镇党政办的值班工作,感到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

经过一番筹备,首档《本镇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正式定稿,定稿前一天,我带着稿件骑自行车20多公里来到县广播站,请我熟悉的方播音进行指导,方播音听了我播的稿子后指点说:播音员不是普通话朗诵员,而是我说给你听,告诉听众一件什么事情,要用心与听众交流。他还说,普通话不准可以慢慢来,一定要有对象感。同时他还对我的稿件编排进行了纠正,一番讲解使我获益匪浅。回到镇里,我对着新买的“燕舞牌”录音机,学着方播音员的腔调、手势与表情,一口气录完了15分钟的节目。当晚,县广播站的第三次播音结束后,我录制的节目正式播放,第二天早上县广播站的第一次播音结果后复播。听了自己的播音,自我感觉是“苏北人山字腔”味道太浓,需要不断练习与改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电视还没有普及,广播成为乡下人获得资讯和娱乐的唯一途径,我所在的乡镇海河拥有六万多人人口,同时有线广播入户率与通响率在全

在射阳,提起新医班,知道的人不少,口碑也挺好。因为新医班的学生来自全县各乡镇,又长时间从事医疗服务工作,曾是全县卫生系统的一支生力军。

五十三年前,县领导为培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决定在射阳县中学开办新医班,中西医结合,学制三年。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在全县各公社和盐场选招的九十三名初、高中毕业生踏入射中校园。在当年的射中校园里,学习最勤奋、最刻苦的学生一定是新医班的,他们睡得最晚、起得最早,路灯旁、月光下,晨曦里,都可以看到他们手不释卷的身影。学校晚上熄灯后,同校的高班学生发现新医班学生宿舍仍有灯光,便向学校领导“举报”,经查,原来是几个新医班学生从校园内路灯杆上偷偷接通了电源。“东窗事发”后,新医班学生自购煤油灯,煤油灯被没收后,又换成手电筒,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有些学生干脆躲在公厕里看书。开学之初,没有课本,学生就自己动手,用铁笔在垫着铜板的蜡纸上刻字画图,再用油印机印刷;没有解剖标本和教学模型,就托人到停办的院校去借去租;没有做实验的犬家和兔子,就到乡下去购买;教学经费不足,就自己筹……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底,新医班学生完成了三年学业,毕业社去。从此,射阳大地上,无论是在院所诊室里、患者病榻前,还是在风霜雪雨中、乡间小路上,都可以看到“新医人”忙碌奔波、救死扶伤的身影。

特殊的年代、艰苦的岁月,磨炼铸就了“新医人”刚毅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他们在艰苦中坚持,在逆境中奋起,不怨天尤人,不妄自菲薄,不靠学历靠努力,奋发图强,励志前行。五十年来,“新医人”用奋斗创造价值,用奉献书写人生,不少同学先后取得了大专或本科学历、硕士或博士学位、中级或高级职称;担任过所长、院长或局长职务,学科带头人或课题组负责人;获得过科研成果奖、技术创新奖,出版过专著、教材……

五十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新医人”已相继退休,安享天年,但有部分同学退而不休,坚守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

“新医班”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却是抹不去的记忆。“新医人”是特殊时代的特别群体,虽然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精诚为医,厚德为人”的优秀品格将是永恒的。

轮船上那“碗面”

郭开国

记不得是哪位高人说过,一个人真正的显老是从反复回忆年少往事开始。最近,我总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到了这年老的时候,因脑海中时常会映现出许多童年经历。其中,印象较为清晰的竟是在客运轮船上吃过的那碗锦鲤又当他的“碗面”。

掐指细算,这事过去足有五十年了。那时候,我年龄可能也就在八九岁光景。虽说我的出生在新坝近离集镇、交通闭塞,一个名叫大牛桥的偏僻乡村,但相较而言我母亲却是来自百 year 古镇阜宁县硕集小街。如此,从记事起我喜欢去的地方无疑是外公外婆家,那里有好吃的,街上有好玩的。

从我老家大牛桥到母亲娘家硕集小街,两地直线距离大约50多公里,际际之间即使有简易公路相连,也难见到有什么汽车出现,更不要说隔县乡村有什么便捷的交通了,我每次随父母去外公外婆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乘坐客运轮船,且一坐就是一天。

在外人看来,新坝镇当年地处射阳“西大门”,一个镇能同时拥有东西黄沙滩、南北廖家沟两条客运轮船航道,出行及在外往返算是比较方便了。事实上,这两条航道并非穿新坝之境而过,仅能说是两条与新坝镇地域接壤于边子的界河。硕集小街坐落在阜宁西南,我们若想过去,只能乘坐从黄沙港东首开过来的轮船前往建湖县轮船站,在那里再转乘建湖到阜宁硕集小街的轮船。

建湖开往硕集小街的轮船是上午从硕集小街粮库码头开往建湖,下午再从建湖轮船站开往硕集小街,每天仅此一班,只有不误这班客船,我们才能在当天赶到硕集小街。如此,每次只要是随父母去硕集,都得在早上6点钟前步行赶到横港口或卢公祠轮船码头,乘上第一班去建湖的轮船。

尽管如此,我每次还是愿意跟随父母前往硕集。实话实说,那时不仅仅是想念外公外婆,更多的是惦记轮船站那“碗面”。由于从黄沙港开往建湖的轮船就似今日城里的公交车一般,沿河码头站点较多,行行停停,正常行驶要到下午1点多钟才能到达建湖轮船站。因而,轮船上为方便乘客,特地安排了简单易加工的面条供应,不过是需要粮票和花钱才能吃到的。一天行程,中午轮船到了建湖县站来不及上街吃饭,所以每次出行我都能吃上轮船上的那“碗面”。

小时候,我老家那边土地贫瘠、碱重难多,集体耕种,主农作物是棉花、麦子,虽麦子中也有小麦,但老品种穗小结细产量低,收割登场分到农户手上那点麦子,还不够各家过年蒸馒头用呢!平时,一家人家能有粗粮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哪还奢望有什么细粮面粉可食用。可这客运轮船上供应的却是纯小麦粉加工的面条,称其“碗面”,因为每次在轮船上吃的面条大都是“小二碗”装的,扯在一起也就几筷子的量。

记忆中那清水煮就的“碗面”其实并无什么特殊煮法和作料,然而,“碗面”细滑劲道有嚼嚼、能当饱,而且最为诱人的还在于那“碗面”头上会放上几片肥中央瘦、香而不腻、入口生津的熏烧肉。在那农家一年吃不上几顿肉的岁月里,能有这样的“碗面”它能不好吃吗!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50多年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的家乡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荒滩碱地早已成为平畴沃野,人们再也不为吃饱肚子犯愁,平时焦急考虑的是如何才能管住嘴、免得营养过剩吃出这样那样的毛病来。不经意间,水上客运轮船也悄然退场,便捷畅通的公路早已修到农家门口,多少农家拥有了私家车,想去哪就去哪,再也不受地域与时间的限制。

童年时的记忆就好似已记载过的历史,镌刻在心里难以忘却,每当说起过去,心中总忘不了当年在客运轮船上能吃到的那“碗面”,甚至不厌其烦地常讲给孩子们、孙辈们听,不为别的,只是想让他们能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沁园春·水韵海通

陈德江

黄海之滨，
璀璨明珠，
鱼米之乡。
望雄巍河间，
拦海镇海；
江淮名利，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

峥嵘岁月沧桑。
七十载，
征程党领航。
看穷乡崛起，
拦海镇海；
江淮名望，
凝瑞祥林。
日月芳华，
明湖荡漾，
葭苇萋萋升鹤翔。

鸿明达，
闻书声朗朗，
桃李芬芳。